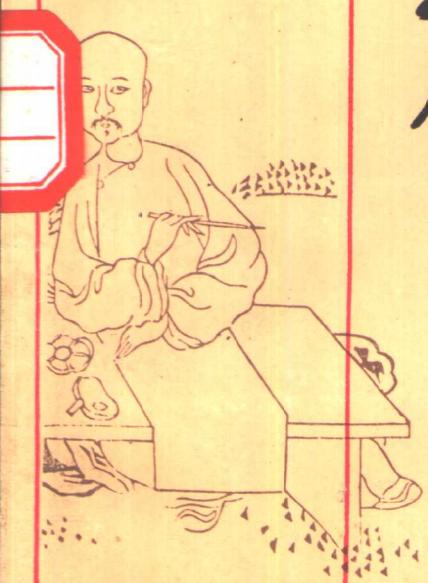


燕林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华怪杰传



燕林
主编

中华怪杰传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论其聪明灵秀，在千万人之上；论其性格，邪谬乖僻，甚而不近人情，在千万人之下。本书所收27人，均属这方面的典型。这些人的思想，与传统、社会、时尚相对立；立身行事又往往是离经叛道，惊世骇俗。因此或为“魔”、“鬼”，或为“狂”、“怪”，或为“癫”、“痴”。然而，他们之中，有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贡献卓越的天才大家，有的则是某个领域的先驱者，开拓者。读此书，会引起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甚至还能成为您寻求现代人个性成长之路的参考。

中华怪杰传

燕 林 主编

责任编辑：荫 邵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40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01—7000册

ISBN 7-5348-0111-7/K·22

定价：6.00元

序

· 孙 苏 ·

奇异非常曰怪，才智出众曰杰。但是，杰，却怪；怪，又是杰。摆在我面前的就是这样一部饶有兴趣的奇书——《中华怪杰传》。

说它奇，先是编写者的眼光颇为异样。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中，在成百成千历史名人巨子英雄豪杰中，他不选史有定评的帝王将相、农民领袖、文坛大家，单单选中二三十位怪杰，把他们一生的奇特经历、非凡行状介绍给当今的读者，这显然不是传统的习惯思路，而是另辟蹊径，别有深义在焉。

11210/04

这事做得也真值。我在阅读书稿的时候，已为这些怪杰们的魅力所惊叹。

真是杰才！他们几乎都是在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比如哲学、文学、书法、绘画、史学、政治、理论批评、文化学、文字学、思想史等，做出独特贡献的天才大家，有的则是开拓者、先驱者、领衔者，堪称之为“杰”。

今人喜谈超越，此书中的人物很可引为同调。这些人物的奇特杰出之处即在于，其人生体验往往是超越的，其社会思想观念往往是超前的，其感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往往是超常的，其言行方式和情感方式往往是超俗的。因为超越，往往与传统、社会、时尚对立和悖谬，惊世骇俗而被视为离经叛道。但时间对他们有利。随着历史进程的前进，他们的价值愈益得到人们的认识和发现。在千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由不对他们在自己的时代所产生的超越意识和超越实践发生赞叹，尤其是从他们所开辟的一条与正统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富有革新主义和勃勃生机的道路中受到振奋和启示，成为建设和开创现代历史和文化的营养。

难得的是丰富复杂的人物个性。这些人物在生活和精神领域极富创造精神，与之相适应，他们都是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独立人格的生命个体。这本身就具有反封建主义。忽视个人价值、禁锢个人精神自由、限制个性发展，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严重病症。在这种总体背景下活动的以追求个性自由为人生目标的这些生命个体，必定是封建意识的对立物。他们的生命光彩的闪耀如同彗星闪电一样，难能可贵。

今人好讲性格复杂性，这些人物是绝好的真实典型。《红楼梦》第二回有贾雨村和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节，作者借贾雨村之口把历史人物分为三大类，一为秉天地之正气应运而生的大仁

者，一为秉天地之邪气应劫而生的大恶者，第三类则是正邪两赋而来的人物，那就复杂了。这类人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而生于薄祚寒门，则为奇优名娼，但决不会成为甘心受“庸夫驱制”的人物。贾雨村分别举出一群历史人物做例证。我在这里无意去辩证这种理论的正误得失，我赞赏的是此论关于“正邪两赋”人物的丰富性复杂性的看法。怪杰们往往也是这等人物——就丰富性复杂性来说。由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和时代条件的限制，他们大都遇到了双重矛盾：一是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一是个体追求自由与自我禁锢的矛盾。这就决定着他们的命运遭际常常异常曲折和艰难，作为精神文化现象，这一切，有可能成为寻找现代人个性成长之路的有价值的参照。同时，怪杰，也许是长期封建社会和强大的封建意识挤压下的独特产物，面对这些人物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

且不说别的，只就历史以至当今人们对这些人物“赠”与的“雅号”，比如怪、狂、魔、鬼、疯、癫、痴、癖等等，人们在使用这些称号时，各自所指的内涵是非常歧异的，其情感态度也是大不相同的，时褒时贬，有褒有贬，亦褒亦贬，古贬今褒，要理清这一切该何等有意趣！

《中华怪杰传》是为非常之人作传，写非常之人需非常之文。这无疑既给编写者提供了笔墨驰骋的天地，也为编写者出了难题。本书的编写者发挥他们作为中国文史方面的饱学之士的长处，以人物为中心，广泛搜罗正史野史民间趣闻佚文，精心结撰，集零为整，变文言为白话，把叙述描写与画龙点睛的议论结合起来，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有些篇章材料欠丰，文字尚不活脱，但大多

文字通俗、晓畅，材料丰富翔实，文章有姿采，很好读。我读了这一部，还盼望编者沿着这一思路开掘得更广更深，能编出续集来。

1988年3月3日于河南社会科学院

目 录

处世逍遙自乐 为文汪洋恣肆	王守国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周	(1)
戏万乘如僚友 视俦列如草芥	葛景春
——西汉文学家东方朔	(16)
狂鼓吏刚傲不屈	马铁军
——东汉名士祢衡	(25)
穷途歌哭荡乾坤	单家祥
——三国魏文学家阮籍	(34)
高节遭世忌 遗韵传千秋	单家祥
——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嵇康	(52)
出水芙蓉诗 坎坷仕途人	单家祥
——南朝宋诗人谢灵运	(65)
斗酒学士挂冠归	燕 林
——初唐诗人王绩	(78)

- 隐居寒岩炼真性 竹木石壁书新诗 燕 林
——唐代白话诗人寒山子……………(87)
- 醉后作狂草 颠名不虚传 葛景春
——唐代书法家张旭……………(97)
- 千古“诗鬼”骨犹香 翟 夏
——唐代诗人李贺……………(105)
- 异人胸次粟三山 天地淋漓醉墨间 胡铁城
——宋代画家郭忠恕……………(116)
- 才子词人 白衣卿相 燕 林
——宋代词人柳永……………(126)
- 固守穷困陈夫子 平生心力尽于诗 王守国
——宋代诗人陈师道……………(141)
- 迈往凌云之气 超妙入神之字 燕 林
——宋代书法家米芾……………(152)

- 逸笔自写心中气 视彼富贵如浮云 葛景春
——元代画家倪瓒 (164)
- 江南风流才子 一代文苑名家 彭志超
——明代文学家画家唐寅 (172)
- 踽踽穷巷一老生 崛起不肯从世议 燕 林
——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徐渭 (186)
- 狂怪卓吾老 生贱死后荣 周观式
——明代思想家李贽 (201)
- 奇才侠骨 巾帼英豪 刘易安
——明代女诗人柳如是 (217)
- 寒花偏能忍冻开 刘易安
——清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 (232)
- 磨剑寄枰一酒徒 陆 草
——清代诗人归庄 (244)

- 万里一身天地外 陆 草
——清代学者顾炎武 (251)
- 党人·游侠·学者 陆 草
——清代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 (259)
- 金枝玉叶老遗民 笔墨精良迥出尘 燕 林
——清代画家八大山人 (266)
- 三绝诗书画 一官归去来 燕 林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 (276)
- 沉浮宦海如鸥鸟 生死书丛似蠹鱼 刘易安
——清代学者纪晓岚 (293)
- 歌哭无端一畸僧 陆 草
——近代诗人苏曼殊 (306)

• 王守国 •

处世逍遙自乐

为文汪洋恣肆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周

两千余年的悠悠岁月足以让无数风流人物成为瞬间即逝的过眼烟云，但却没有冲刷掉一代怪杰庄周刻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深深印痕。说他怪，是因为他有着迥异于常人的思维习惯、表述方法、行为特征，生前和死后都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流风余韵，迄今不衰；说他杰，是因为他的哲学思想、文学实践在诸子百家中都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是中国文化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诗人哲学家和哲学家诗人。倘若把先秦时代的学坛比作

夏夜晴空里的灿烂群星，庄周则无疑是这漫天群星中最夺目、最迷人、最具有永恒魅力的巨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庄学仍然对华夏后裔、炎黄子孙产生着相当普遍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只要鸟瞰一下中国当代哲学思潮、文艺思潮及文化学思潮的发展走向即知其详。不唯如此，庄学甚至飘洋过海，蜚声海外，在日本、新加坡、欧美等地刮起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庄学飓风。关于这一点，只要了解一下海外盛行不衰的各种庄学研究机构，以及介绍庄学的杂志、书籍的抢手盛况便可明瞭。他简直是一个与大地同在，和万物为一的超越时空界限的特异精灵。怀着对一代怪杰的钦敬和渴慕，我们追随庄周留下的扑朔迷离而又依稀可辨的足印，和读者一起进行一次奇异王国的精神漫游。

周烈王五十七年(公元前369年)左右，庄周在宋之蒙地(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一个小康家庭里诞生了。他的家乡地处中原腹地，土地平旷，交通便利，为他行万里之路、交天下豪杰以立身扬名，提供了相当方便的条件。但这位在哲学王国里显得聪慧过人的伟大哲学家，在尘世王国里却显得落落寡合，性情孤僻，远不及儒、法、名、阴阳诸家能够与世虚与委蛇，进退自如。他不善交游，比起广招门徒扩散自己思想的孔丘来，他更愿意一个人静静地面对浪浪苍天、茫茫宇宙，去探寻人生的奥秘，领悟自然的真谛，审视宇宙的本相，他是一个典型的孤独的思想先驱。他一生活动的范围相当有限，除了小小的宋本土外，大概只到过毗邻宋境的鲁、楚、魏诸国，而且每次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作短暂停留。交友范围也不甚广，当时学坛名流对他几乎都是久闻大名，却无缘相识。

如同滥交友者无友一样，不喜交友不等于没有朋友。庄子的淡于交友，与其说是他天生孤僻，毋宁说是他心高气傲，不愿与

凡夫俗子多打交道，遇到真正能与他站在思想的同一水平线上的人，他还是乐于交谈且兴味十足的。当时名家代表人物惠施，就是他乐与之交的为数甚少的朋友之一。说来奇怪，他们友谊的浓度是随着争吵次数的增加而增加的。每次相会，都绝少“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雅兴，也无“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情，而是一见就吵，出口便争，而且双方思想深邃，才思敏捷，长于论辩，一吵便是宏论滔滔，词锋逼人，真是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但每一次以不欢而散告终的争吵过后，他们非但不因此而记恨于对方，而且都把这争吵当成一次难得的艺术享受，盼望着下一次的相见，希冀着更深入一层的争论。可以说，庄周与惠施的友谊是一句传统格言的具体印证：不打不相识，不吵不相知。

一日，两人相会于某地，又为某一问题争得难分难解。为了批评庄周学说的大而空虚、不尚实际，惠施旁敲侧击，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而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嗁（xiāo）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pō）之。”意谓我用魏王赠的种子种了一个特大的葫芦，但既不能用来装水，又没法用来作瓢，只好砸破了事。

俗云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以庄周之机敏，自然不会听不出惠施的弦外之音，于是便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讲了个故事以达己意：“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píng pī kuàng）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以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yù）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

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逍遥游》）同样是一副用来制作使手不会冻裂的药方，有人用它换了百金且沾沾自喜，有人却用它得了封地，差异如许，全在于运用之妙。藉此，庄周巧妙地讽刺了惠施的眼界狭小，不会用大。且不论两家的孰是孰非，这种借故事（寓言）说理的论证方式，对中国古代散文，尤其是论辩文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因为小人的离间，两人之间也曾发生过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惠施刚任魏相之时，庄周为老朋友的仕途宏大而高兴，急忙赶去表示祝贺。有心怀叵测者告诫惠施：庄周此行是为了取您而代之。惠施轻信谗言，下令在大梁城里搜寻了三天三夜。一片盛情招致如此结果，庄周自然非常气愤，不顾生命危险面见惠施，借寓言以明志：“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鵠（yuān chú），子知之乎？夫鹓鵠，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鵠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予之梁国而吓我邪？’”（《秋水》）猫头鹰不知道鹓鵠鸟的高洁嗜好——非梧桐树不停，非竹实不吃，非甘泉不饮，很担心自己得到的腐烂老鼠会被其抢去，惠施先生您的担心不就和这猫头鹰的担心非常相象吗？文献中没有记载惠施对庄周的诘问作何反应，但我们可以推想，惠施大概会面红耳赤、羞愧难掩的，因为他毕竟还是庄周的比较有头脑的朋友。

真正的友谊之花是不会枯萎于误会的病菌的，一旦病菌消除，它会开得更艳丽，更夺目。争论也罢，误会也罢，丝毫没有影响庄周和惠施间的深厚友谊。不幸的是，惠施先于庄周去世了。他的死，给庄周带来了双重的痛苦，既让庄周失去了一位实力相

当的论辩对象，也使他失去了唯一的一位真正能和自己站在同一思想水平线上的朋友，其悲痛可想而知。一日，庄周送葬途经惠施的坟墓，触景生情，感慨系之，顾谓随从们说：“郢人垩（è）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徐无鬼》）运斤成风的匠石失去了配合默契的对象，再也无法施展自己的砍削绝技，失去了惠施的庄周，再也没有了可以辩论的对象、可以谈心的朋友。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他怎不分外忧伤？分外寂寥？借用一位当代哲学家的话说，在茫茫人海中他感到的只是孤独。庄惠友谊的笃厚，让我们想起了钟子期死后伯牙慷慨断琴的故事。

同一切愤世嫉俗、厌恶尘世纷争的先贤一样，庄周对“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的美丽洁净的大自然，充满了热爱和向往之情。惠施之外，他一生绝少交友，大自然就成了启迪他智慧、抚慰他孤寂灵魂的挚友。

《秋水》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tiáo)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虽然是循物生发，借景论道，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的论辩色彩，但从中可以看出，庄周对鱼戏水的妙境充满了热爱向往之情。“濠上”二字也因此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多用来指别有会心、自得其乐的境地。

大自然之于庄子，不仅仅是观赏的对象，而且是认识的对象。他从自然事物中不仅能够得到审美的愉悦，而且能够悟出人生的哲理。也就是说，在更多的时候，庄周并不是以诗人的眼光，而是以哲学家的眼光来审视自然，就如同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审视一样。

庄周乘兴漫游某山，途中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棵大树顶天立地，枝叶繁盛。可是那些伐木者却都舍之不伐，宁肯去伐那些矮小的树木。庄周问其故，伐木者答曰：“无所可用。”庄周慨叹：“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出山后，庄周一行投宿到一个老朋友家里。久别重逢，朋友自然要盛情款待，命童仆杀雁。“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第二天，弟子们就此问题请教庄周：“昨日山中之林，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庄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此次漫游对庄周震动很大。他过去一直强调“无用之用”，以不变应万变。现在看来，仅只如此并不足以全身保命。那大树因无用而延年益寿，那雁却因无用而一命呜呼，他从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为人做事，不要过头，但也不要不及，“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是最佳选择。显而易见，这种人生观同儒家的中庸之道一样有着浓厚的消极色彩，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又有一次，庄周漫游到雕陵的藩篱里，看见一只奇形怪状的麻雀从南方飞来，落在栗树林里，奇怪地说：“‘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蹇裳躅（qiān）步，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休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